

# 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

司新国



周口景色美如画

马宝兰 摄

周口，居于三川交汇之地。三川交汇，想想就醉了。川者，河流也；汇者，河流会合也。无法考究谁先谁后，总之该来的都来了。沙河从伏牛山东麓的石人山流经平頂山、宝丰、叶县、襄城、舞阳、郟城、漯河、西华、商水，在川汇与颍河交汇；贾鲁河从豫西荥阳绕郑州北经中牟、开封、尉氏、扶沟、西华、商水在川汇入颍河；颍河从登封嵩山流经禹州、襄城、许昌、临颍、西华在川汇与沙河合流。三条河呀，从山间、从原野、从最初的涓涓细流，越流越急、越流越宽、越流越远。像天上飘落的玉带，翻滚着、喧闹着，在原野间盘绕、在村庄间蜿蜒、在蓝天下徜徉。或平缓、或湍急，最终在周口胜利会师。周口像三川结出来的果实，于是便有了周口的河南、河北、河西，有了“小武汉”之誉。

周口傍水而生，因水而荣，是古老的，又是年轻的。说她古老，是因为她最早的名字周家口，源自明朝永乐年间那个周姓船户。当年，明成祖朱棣开通中原水运，给周口带来了500多年的漕运和商业辉煌。明隆庆四年黄汴所著的《一统路程图记》记载了当时南北交通的主要水路、陆路、城镇，其中三处提到周口，这是目前周口最早见于书籍的记载。至康熙九年周口步入鼎盛时期，东来的舟楫沿贾鲁河向北直通开封朱仙镇，西去的舟楫沿沙河绕河至豫西。周口渐成水陆枢纽，位居河南四大名镇之一，有了近600年的城市发展历史。说她年轻，是因为历史上最早归属商水，间有两度为淮阳和商水分治，复又历经周口行署专辖县级建制镇、县级市。直到2000年8月12日上午九时，“撤地设市暨中共周口市委成立大会”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。至此，新的中共周口市委委员会正式成立。位于七一路的周口地区行政公署，更名为周口市人民政府。撤换下来的原行署白色标牌移交市档案馆归档保存，周口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。

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，因她的经济欠发达而少为人所知。在广州，我说老家周口。广州人说：“哦，知道，周口店，最早发现猿人的地方。”

当市委书记刘继标“大千快上三五载，请君再看周口城”的庄严承诺响彻周口大地的时候，当“百城建设提质”和“创建国家级荣誉城市”在三川拉开帷幕、扬帆起航的时候，蝶变如期而至。

我在一个秋日走进了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。

## 二

当年三川在周口交汇，河槽宽，水面也宽。

两岸有纤道，有载重40吨的木帆船，有最多可载重百吨上下的“多节船”。东起界首，西到襄县，仅周口就有船户700多家，拥有船舶千艘以上。鼎盛期号称“水陆交加之乡，财货堆积之藪。”真个是白天桅帆云集、舟车辐辏，商贾齐至、店铺林立；晚上渔火明灭、笙歌阵阵，酒肆驿站、灯红酒绿。

一船船小麦、大豆、高粱等入淮河、进长江，再把盐呀布呀皮货呀日用百货呀从苏、皖、浙运回来。夕阳西下，落霞铺彩之时，这儿便成了船只停泊的港湾。那掌舵的老大，过往的商贾，拉纤的汉子们循着斜铺的石阶缓缓地走上来。在古镇上舒展舒展筋骨，在小酒店里沽一壶老酒。便有了子午街（老街），永宁集（西寨），有了冲子午街北口由周姓船户往返摆渡开辟的渡口，有了因周姓渡口而命名的周家口。随着客栈、餐馆、商铺入市的激增，便又有了三义街、油坊街、牛行街、磨盘街，有了顺河街、界牌街、剪股街、解档街……最终，跻身为东邻淮西、西控秦晋、南连江楚、北通燕赵的物资交流要冲、商品集散重镇。

我曾在十几年前的枯水期，看到过古渡码头遗址“真容”：东窄西宽，像一个大簸箕斜铺下来。东边方便客商来来往往，西边让那些帆船呀划子呀停靠在它坚实宽阔的脊梁上。青砖铺就的地面，红石堆砌的垒基，加固地基的木桩，从明清就守在那儿。砖呀石呀木桩呀青幽、或红润、或乌黑发暗，洒着时间的光泽。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曙光与暮色、繁茂与凋零、欢乐与忧伤。能看见散落在水底的淤泥沙砾，能看见水草扭动着腰身荡来荡去。有个小孩在浅水里打水仗，有大人深水处扎猛子。船儿缓缓划过来了，打鱼人伸出长长的竿子，吆喝着鱼鹰下水。鱼鹰钻入水里荡起层层涟漪，再浮上来嘴里便有了一条小鱼。女人们挽起裤腿蹲在水边洗衣，深远而悠长的“梆、梆、梆”捶衣声音，似漫过悠悠岁月的回响。

那回响的余波，便是清末民初平汉、津浦、京汉、陇海铁路的通车，便是黄河多次决口乃至河道逐渐淤塞，便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河上多了许多拦水坝而且未留船闸，便是周口500多年内河航运史黯然谢幕。恢复航运、再现辉煌，成为周口几代人的热议话题和迫切愿望。

1984年，豫皖两省交通航运部门共同完成了《沙颍河（漯河以下河段）航

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断航之痛后，河南省在沙颍河复航工程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：1992年沈丘船闸建成；1998年郑埠口枢纽一期工程建成；2005年沙颍河河南段实现了季节性通航。但离千帆竞渡、通江达海还相差甚远。2017年8月18日，在周口人民会堂，当刘继标书记讲到“以水润城、以绿荫城、以文化城、以业兴城、以港促城”的宏伟构想时，话音未落，便如巨石入海，激起强大反响。台上言辞铿锵、掷地有声，台下群情激昂、掌声雷动，人们欢呼雀跃、额手称庆。

## 三

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。

如今古渡已经走进泛黄的史册。在古渡遗址向西，周口船闸与周口大闸交相辉映，已然成为周口新地标。上游到大路李航运枢纽、葫芦湾航运枢纽；下游至沈丘千吨级船闸，所有“中梗阻”瓶颈制约基本全部打通。滔滔的河水被拦腰截断、彻底驯服，千吨巨轮在船闸下井然有序、畅通无阻。这是周口航运史上的划时代转折，让人领略到了“高峡出平湖，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”的况味，还有那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意境。

在老洋桥处远眺秋日沙颍，晨曦中的船闸和大闸，罩着薄薄的云雾，如遮着面纱的少女，怯羞似的难窥真容。待天际喷薄而出的炫目光把云朵染成绦红，便显现出了水面的烟波浩渺、两闸的气势恢宏。从西杨庄、张树园向东，当年修建大闸拓宽河道所积土方，硬是在古河床上推出了一个穿大闸、越汉阳路逶迤向东的长岛芳洲，生生把沙颍分为两汊。大有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，一水中分汉阳的神韵。大闸向西河面开阔，波光粼粼，逆水而上可达水镇邓城，向东波澜不惊、水平如镜，穿城而过把周口分为河南、河北。若赶上开闸泄洪，远远就能听到隆隆水声。到得跟前，但见银河倒悬、激流若瀑。水落处进珠溅玉，荡起无数飞花雨雾。打开船闸，放千吨级货轮依次通行，那无数气炮爆裂、漩涡绽开翻起的白浪，亦得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真趣。直到缓缓驶过船闸，船尾翻起的浪花慢慢消失在视野，水面方归平静。

再看近处磨盘山、二板桥白鹭翔集，百鸟啾啾；远处蓝天下，水起处棹声隐隐，云缀暮烟。滨河公园那组纤夫雕像，似乎在共同印证着这座中原港城因水而兴的过往。一群流着热汗、跳脱裸胸、喊着号子、逆水而上的拉纤汉子犹在眼前。尽管古渡已成过往，连接两岸的大桥越建越多、越建越好，但他们的故事并没画上句号。如今，周口人正在传承着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创造着他们想象不到的一个又一个辉煌。“以水润城、以绿荫城、以文化城、以业兴城、以港促城”的构想已经成为现实，承载着几代人梦想的声声汽笛已经回荡在三川大地，周口公路发展的“木桶短板”已经拉长，公路、铁路、水路运输“三足鼎立”的立体交通体系已经打通，带动周口大港口、大路网、大物流的新格局已经形成，恢复和达到明清两朝鼎盛时期的白天桅帆云集，通江达海；晚上渔火明灭、笙歌阵阵已经不再是梦想。在古渡的东部，“满城文化半城水”，内联外通达江海”的周口港，帆船林立、舳舻相接。有上千吨的货船卸货作业，有数百米长的集装箱轮码出港。全省唯一以内河港口为依托、集五大临港产业为一体的产业聚集区已华丽登场。与临港产业关联度较高的国内500强企业、央企和省管企业等纷至沓来。凭着周口港通江达海能力的提升，周口正迅速从农业大市向枢纽大市转变。

“我打小就跟人跑船。跑过载十几个、装二三十担粮食的划子，跑过最大载

重50吨到100吨的多节船。现在，这船一装就是上千吨，搁从前做梦也不敢想！”喜欢让孙子拉着他来看港口的老船民李响，说起港口，感慨万千。

“向东至上海、南京等港口，对接‘海上丝绸之路’；向北融入郑州航空港区，直达‘空中丝绸之路’；接入中欧班列（郑州），直通‘陆上丝绸之路’；线上线上建立‘公铁水空’多式联运平台，打通‘数字丝路’。”说起周口港的未来，时任港区党委书记的孙红伟“野心”勃勃，喜悦溢于言表。

从他们的笑靥里，能看到周口人的自信 and 希望。不知当年在周口古渡曾感叹古镇的繁华和喧嚣，脱口吟出“万家灯火伴江浦，千帆云集似汉皋”名句的明朝翰林学士熊廷弼，若活到现在，还会写出怎样的诗篇、发出怎样的感慨。

## 四

见证了周口百年厚重、历史沧桑的还有水灌台和关帝庙。

高高耸立在周口东南的水灌台遗址，早已是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断崖处红砖土面、灰坑、墓葬、龙山时期的陶罐、三角形鼎足、鸭嘴形鼎足；商代的陶碗、陶罐、陶盆；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、石铲、石箭头隔着秦汉唐宋元明清及整整一个民国，无一不在昭示着周口的历史积淀，引发着人们的无穷想象。依稀可见那个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，似乎仍然胼手胝足、伫立水灌台上，目光中透出观水安澜、解民倒悬的慈祥，激励着周口人筚路蓝缕、绝地奋起，把丰碑耸立在百姓心头，把奇迹书写在豫东大地。

在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的周口关帝庙里，“身长九尺、髯长二尺，面如重枣、唇如涂脂，丹凤眼、卧蚕眉，相貌堂堂、威风凛凛”的爷们关帝圣君正在秉灯夜读。这座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才能和智慧的古建筑群，布局是那么严谨精巧，殿堂是那么宏伟壮观，雕刻是那么精湛瑰丽，装饰是那么绚丽华美。尤其是木雕、石雕、砖雕、琉璃、彩绘和铸铁等工艺的应用数量之多、内容之丰、工艺之精，在中原大地首屈一指、享有盛誉。清代文人高麟超在《洗凡文抄·陈游纪胜》中欣然点赞，发出“关圣帝装塑威严，双石坊镂刻精妙。春秋阁飞檐建筑，铁旗杆直插云霄。”“集公输之巧，荟冶炼之精……胜迹也！”的由衷感叹。

曾几何时，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、号称“周口八景之冠”的关帝庙风光不再，关公也几乎被小吃摊、商铺、棚户区挤压得喘不过气。如今，门前广场已经落成，高标准升级扩建正在紧锣密鼓进行。关帝庙正在以延续城市文脉、提升城市品质的崭新姿态呈现给世人。

## 五

和古渡口、水灌台、周口港、关帝庙争芳斗艳的还有滨河公园、沙河湾湿地公园、森林公园。

眼前的美丽风景，让我想起了儿时，想起了元代词人姬翼《水调歌头》中“回首旧乡国，风物尽荒凉”句。那时，我家住在“老洋桥”南侧约百十米处。河堤上除了那尊铁水牛，便是夏季游泳戏水人群和女人捶布洗衣之声，别无可观之处。后来在周口师专读书，依然与沙颍为邻。校区周边是菜地和庄稼，出大门向北约三百多米是大堤。如果说春夏二季尚有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”之慨，到了秋冬便是“■■昨夜鸣，蕙草色已陈”了。光秃秃的枝丫树杈在寒风中呜呜作响，河滩里杂草横生、荆棘遍地，随处可见“地雷”，堤外再向东是苍黄天幕下的几个村庄。晚间一个人轻易不敢上河堤散步，极易让人想起蒲松龄笔下的狐仙鬼怪：惨淡凄凉的月光，没过膝盖的荒草，化身美女的狐仙，阴风吹乱的树影，

让人不寒而栗。直到周口大闸落成，周口才有了从大闸向东到“老洋桥”西侧很短的一段滨河景观。说是景观，也只是硬化了堤面，栽上了一些常青树而已。

经整修焕然一新的大闸，1958年规划，1959年9月动工，1975年9月才最终建成。其间历经十年，充满曲折。在当时不但是一个灌溉、航运、发电、工业及生活供水相结合的多用途水利枢纽工程，还是周口滨河第一景观和标志性建筑，也是周口人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。

大闸之外，周口人休闲娱乐、健身健身之处只有始建于1954年、经1978年扩建、1982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的人民公园一家。

俱往矣！

如今的滨河公园，花木葱茏、移步换景，似长龙蜿蜒穿行于东西十几公里沙颍两岸。这是一方身居闹市，而又享山林之趣的乐园，也是城市规划与中国园林艺术相结合的完美见证。以隐晦的方式连接着那些藤蔓式的古老记忆，让城市有了千媚百娇、勃勃生机，让人们有了走近自然、纵情田园的栖息之地。

沙河湾湿地公园则是另一番气象——长堤和老电厂之间，昔日垃圾成堆、灰坑臭水的荒芜之地，谁也想不到会摇身一变，成了人间仙境。竟如大漠上乍然显现的海市蜃楼，将水源涵养、都市休闲、历史文化、科普基地集为一体。花海景观区、观赏湿地、工业遗韵区、生态保育区闪亮登场，雪芦栈桥、春沐樱坪、映云花海、山水荷韵熠熠生辉。还有帆船呀龙桥呀海绵城市博物馆呀，那些四时竞放的花朵，从早到晚时断时续的鸟鸣，以及从水面或草地上徐徐拂过的熏风，让人们在这里远离喧嚣、亲近自然，在天水之间感受人生的欣喜与哀愁、夜晚的神秘和温馨、阳光的快乐与激情……

令人陶醉的还有周口森林公园。那是一个周口各县市区游人最有归属感的的地方，也是外地游客领略周口各县市区地域文化的方。在森林康养区内，14个以县市命名、展示周口风情民俗的主题园已经基本完工。足不出园，可以在商水园仰视寿圣塔，在西华园见证杜岗会师，在郸城园游览王禅故里，在淮阳园品味万姓同根，在扶沟园和吉鸿昌对晤，在川汇园见识“周口八景”……山石水榭及塔影、牌坊、码头逼真再现了三川胜迹，散落在园内的一砖一瓦似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。

我看惯了周口的日出日落，惊诧于周口的日新月异。几乎每一天，都能感受到巨变带来的簇新与活力、美好与兴旺。仅就公园而言，已是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。城南到城北，城东到城西，每当晨雾初起或是夕阳西下，便是人们纷至沓来，放轻松身心时分。生态地越越铺越大，市民就近游憩、休闲、健身已是寻常事。

## 六

这里有一组数据。

三年来，有112.3亿元用于实施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拓宽工程、道路改扩建工程、断头路打通工程、城市主干道和重点建筑美化亮化工程。完成了新北环、七一路、文昌大道东延、八一大道南通商水等重点设施建设。2018年启动实施重点项目103个，总投资1315亿元；2019年启

动实施项目166个，总投资2040亿元；新建改建100座一类公厕，100个街头游园。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厦，包括商业巨头万达广场花落周口。

这些看似枯燥的数据，便是随着周口推进中心城区大变化、生态环境大改善、干部作风大转变徐徐展开的美丽画卷。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大项目的落地，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，一条又一条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。直到高铁站赫然屹立东区，让周口逐电追风跨入高铁时代，成了“飞毛腿”：早上在北京喝豆汁，中午在老家喝胡辣汤，晚上不耽误去全聚德会朋友吃烤鸭。

“两年多没回来，想不到家乡变化这么大。从高速路上下来就迷了路，转了几圈才摸到家。”在外地经商的朋友，参加“情系家乡周口行”和周商大会后，已把公司开到了老家。

变化最大的还有新型社区。“要说变化，我们这些住在川汇区美好家园的人最有体会。”一位退休老教师说，“美好家园原来并不美好。下水道常年不通，道路坑坑洼洼，遇到暴雨污水横流，车辆乱停乱放，电线拉扯乱拉，整个就叫一个脏、乱、差。现在道路铺平了，下水道畅通了，凌凌乱的电线也被捆扎得整整齐齐。公共场所安装了健身器材，建起了社区娱乐室。”

朱庄社区位于城乡接合部，因为村里环境太差，有钱人买房进了城。现在朱庄小区高品质的硬件设施、高覆盖率的绿色植被，以及浓厚的怀旧文化氛围，不仅使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改善，还提升了城市品位，从原来的“脏乱差”变为现在的“绿净美”。社区的老王是资深烟民，手指被熏黑的像烤鸡腿，烟灰随吐弹，烟屁股随处扔。据他爱人说，让他洗一次澡，从口头要求到付诸实施往往拖延一至两周，总是被有事呀、没出汗呀、有点困呀之类的理由终止，最终，汗味烟味混合发酵，腌制成一种特有的“臭男人”味。“现在老王变了：烟断了，洗澡勤了，说是不变对不起这草呀花呀，也对不起这蓝天白云！”老王的老婆提起老王，脸上荡漾着满满的幸福和满足。

创建国家级荣誉城市，“创”的是城市的面貌和文明，更是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。改变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，还有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。

## 七

这些变化背后，是周口人付出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努力。

如果不查会议记录，谁也记不清从2017年8月18日创建国家级荣誉城市第一个动员会开始，大会、小会、例会、座谈会、督导会，到底开了多少次。

如果不是全天候摄像追踪，谁也说不从2017年8月18日创建国家级荣誉城市第一个动员会开始，搞拆迁、抓安置、做规划、筹资金、白加黑、风兼雨，究竟走了多少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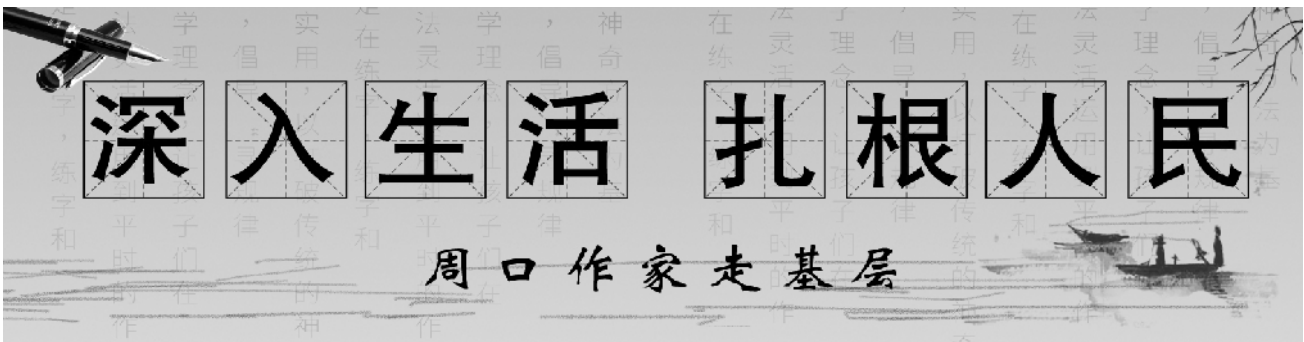
三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只是一瞬间，对于周口而言，却是开局就是决战的三年、起步就是冲刺的三年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见证了周口人的矢志不移，晨兴夜寐，见证了周口市的风凰涅■、浴火重生。

从市领导到基层干部，这是一支不知疲倦、敢打硬仗的队伍。在市直机关和川汇区，有一种说法听着难听，但很形象，叫做每天“比鸡起得早，比狗睡得晚！”

不妨再举两个例子：一是川汇区在推进创建国家级荣誉城市工作时，有人汇报工作想得到区委主要领导认可，直到开第一百个例会时，才听到一句“还可以”。二是市直一个局长的小女儿在爸爸主管的项目通过验收后，长出一口气说这也算对得起爸爸的脸了。她的爸爸早出晚归，没有星期天，没有节假日，十天半月也难见上一次。看到爸爸瘦了一圈的脸，白了双鬓的头，女儿心在流泪。

如今，巍峨壮观的市文化艺术中心拔地而起，博物馆、科技馆、体育中心鳞次栉比，会展中心、报业大厦、广电中心相映生辉，万达、昌建、圣桦和引黄调蓄工程风生水起，恒大高科技示范园区和生态旅游小镇及恒大新城已经开工，众多支撑未来周口经济发展的城建和文旅及工业项目纷纷落地。一座风景如画、宜居宜业的魅力新城正在中原大地悄然崛起。

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你忙碌的身影，就是这个城市的高度。



周口作家走基层

## 八

时序已入金秋，略带寒凉。空气像过滤了一样自然清新，流水像翡翠一样温润透明。翻开周口这本大书，笔者描述的只是其中几个片段。面对一个正在蜕变腾飞的城市，要想写出她的俊朗靓丽，似乎需要才华四溢，而我绞尽脑汁，也只能描摹勾勒于万一。

徜徉其间，我几次陷入沉思。有人说城中村是城市的牛皮癣，像漂亮的脸蛋长了猩红的“疮疤”，如今这些“疮疤”的周边吊车轰鸣、脚手架耸立。城市在膨胀，村庄在缩小。拆迁改造像女人分娩，带来新生命的同时也带来阵痛，但没人能阻止周口大步迈向城镇化迈进的脚步。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进程，大多都经历了旧城改造和重建。惟愿不要千人一面，少点雷同、多点个性。记得著名学者、作家、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先生说过：“我担心将来中国人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迷路，不论哪个城市，满眼全是现代建筑。所有文化旧址、胡同、街道，都被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铲平，造起来的楼盘，基本上都是一个样，原有的城市个性和特点都消失了。”

如果冯先生来周口走走，也许担心会变成欣慰。显然，周口人起码在老旧街区改造上，已经有了自己的路子。像川汇区的朱庄、孙嘴基本保留原有的生活形态，以弘扬传统文化留住乡愁为己任。古色古香的旧民居，记录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息繁衍、时代变迁，成为周口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。在河堤上看掩映在青枝绿叶下的民居，或者坐在民居里品茶小憩，嗅着轻风飘来的花香，不啻是一种醉人的享受。

看来小至一个社区，大至一个城市，只有充分挖掘和展现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精髓，时刻保持对文化的敬畏和向往，将文化内核深植于城市建设发展历程中，梳理城市文脉，彰显地域特色，留住城市的乡愁与记忆，才能让城市更美好、人民更满意。我们大可把城市建设比作“诗和远方”，要真正到达那么诗意的境界，尚需好好耕耘。

## 九

三川交汇，城以水生，水润万物。老子以“上善若水”喻水之仁；孔子以“夫水者，启子比德焉”喻水之德；荀子以“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”喻水之用。

当我又一次伫立于沙颍河畔时，尽管我喝着沙颍河水长大，早已熟悉了春夏秋冬沙颍河景色的不同，看惯了一日之中沙颍河的百媚千娇，但还是让我流连忘返、充满欢欣。流水淙淙去不复，唯有明月西斜一缕胭痕，婉约漫卷着岁月悠长，在风过时叠起历史的沧桑。以水之仁、水之德、水之用的浩浩荡荡传扬着传承者、开拓者、创业者握发吐哺、汗衣宵食的德政勋业，鞭策着传承者、开拓者、创业者的砥砺奋进、笃行致远。

我发现，每次看沙颍河，角度不同，高度不同，都会有不同的风景、不同的感悟，就像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，不变的是沙颍河的包容、沙颍河的坚韧、沙颍河的气势。

沙颍河永年轻着、永远澎湃着，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，带着周口人的荣光荣耀，托起周口人的希冀希望，穿过平原，越过山冈，汇入淮河，直扑长江。

有水鸟掠过树梢，在河面上盘旋，好大一群，都是洋洋得意的样子，仿佛我也是其中一只。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水与一个城的情结，与一脉生命抑或一方水土的情结。

起风了。风生水起！风从春天来，吹过沙颍，吹过周口，吹过四季。把大豆吹成饱莹莹，把玉米吹成金灿灿，把棉花吹成白生生，把花呀草呀树呀吹成了姹紫嫣红，把田园呀乡村呀城市呀吹成了人间仙境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作为周口人的无比自豪和欢欣。这种自豪和欢欣若用一句话来表达，那便是被周口人引以为傲的金句：

“俺是周口的！”

## 作者简介：

司新国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第三届《奔流》文学奖入围获得者。作品《荞麦花开》《猫咪》分别获2019、2020年度中国散文年度一等奖。散文《少年》入选中学语文辅导教材。